

过去的 那些教授

GUOQU DE
NAXIE JIAOSHOU

鲁建文 著

过去的 那些教授

GUOQU DE
NAXIE JIAOSHOU

鲁建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过去的那些教授 / 鲁建文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7. 1
ISBN 978-7-218-11282-4

I. ①过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
民国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8563号

GUOQU DE NAXIE JIAOSHOU

过去的那些教授

鲁建文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郭军方 向路安

封面设计: 友间文化

责任技编: 周杰 吴彦斌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广州天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5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印张: 13 字数: 200千

版次: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序 言

也许是性格使然吧，我所交的朋友，没有达官贵人。建文先生虽是官场中人，但我是把他当朋友的。

多年前，我在一家纸媒谋职。那次，他好像是带了一篇稿子来到编辑部，我听了他自我介绍后，凭经验就把他引荐给专门处理领导来稿的责编。这时他说，他是不写那些文章的，并说很喜欢看我编的“文化·沧桑”副刊。当时我没想到他真能写，也就随口说，喜欢也可以给我们投稿。

不久，建文先生投来一稿，题目好像叫《古时也有“炒作秀”》，文中说到魏晋时期的左思炒作，说到唐代诗人陈子昂、王勃的炒作，然后联想到当下的文坛炒作。文章有角度，兴趣所致，耐人寻味，于是立刻发了稿。从此建文先生一发而不可收，隔三差五发来新作。我后来建议，主题最好集中一点，就写那些过去的文人教授。几年下来，他竟写成了一本书。

他自己说这是一本读书札记。但写这样的书，不能天马行空，凭空想象，要“读万卷书”，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里爬梳且加以分析和判断，竭力发人所未发。如果没有自己的发现和见解，岂不成了抄书？他发现日常生活中的鲁迅也有过“酒闹”打人，发现老舍曾想辞去一切社会兼职、潜心写作，发现曹禺的《雷雨》首演在日本，发现林语堂也曾“打狗”，周建人也曾谏言节制生育，周作人也曾搞过“医闹”，张爱玲国文考试也曾不及格，罗应荣的悲剧就在于他不该是法学家，杨荫榆的悲剧就在于她太仗义执言……

建文先生是公务员，公务繁忙，肯定也有应酬，但他能坐下

来，冷月孤灯，把读书当成一种乐趣。除公务之外，读书写作几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。此前，他曾出版过几本书，鼓捣的多为杂文时评，文字有血性，有思辨的张力。著名杂文家鄢烈山曾评论说：“他向往‘诗意垂钓’，也欣赏大作家‘郁达夫办酒厂’的智慧，讲风雅与自立犹可；写《‘南街神话’的破灭》《‘花钱买稳定’的质疑》之类时事评论，对官员却是大有风险的。”但他良知未泯，心里有话要说，不吐不快。

本书从过去的那些教授身上，寻找对当下有用的资源，可谓用心良苦。沈从文没有上过大学，钱穆、启功等都没有大学学历，但不影响他们成为大学著名教授，只要你有真学问，能教课就行了。那时没有所谓“评教授”的复杂程序，校长觉得你行，就聘你做教授——那时校长都是真要办学的，一般没有私情可循。

此一时，彼一时。如今走在大街上，随便就能碰到几个教授，而有真才实学者几何？这当然与我们今天产生教授的机制有关。我有个在中南某省做出版的朋友，几年前他给我说了一件有趣的事：他那个朋友，当了多年副教授，职称上想更进一步，但那时评教授必须要有专著，可他没有。咋办？经好友点拨，他去书店找到一本很偏的学术专著，印数只有几百册，他就买了书架上仅有的五本书，撕了版权页，把原著者姓名换成自己名字，让印刷厂捣腾一下去参评教授，居然当年就评上了。我说评委难道看不出作假吗？他说只要经过一番打点，哪有不放行的？我其实是知道这位教授的，其人其事也偶有所闻。他作假，但不一定他的能力比别的教授差多少，关键是我们反省教授产生的机制。

由过去的教授联想到现在的教授，不禁感慨系之。就在写作这篇序文时，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：“北京大学将尝试取消院系领导行政级别。”大学衙门化，已为社会诟病久矣。这似乎就是大学教育回归本质的开始？

是为序。

向继东

2016年11月于羊城

目 录

辑 壹

日常生活中的鲁迅 / 2

老舍的嗜好 / 6

郁达夫办酒厂 / 10

《背影》背后的故事 / 13

民国“疯子”章太炎 / 16

梁启超为徐志摩证婚 / 20

胡适的一枚“止酒戒” / 23

钱穆在北大的讲课风格 / 26

“医患纠纷”中的周作人 / 29

梅兰芳学画 / 32

郑板桥的“怪” / 35

林徽因与景泰蓝 / 38

“超级红娘” 宋霭龄 / 42

丰子恺教子“约法”六条 / 45

“字以人传” 李叔同 / 48

张爱玲曾国文考试不及格 / 51

“书生大使” 胡适 / 54

鲁迅藏书的危机 / 57

辑 贰

沈从文改行的背后 / 62

巴金的笔名 / 66

傅斯年主政北大复原 / 70

杨荫榆的悲剧人生 / 73

老舍请辞社会兼职 / 76

冯雪峰一桩未了的心愿 / 80

智者吴宓 / 83

梁思成的“北京旧城保卫战” / 87

曹禺后期创作的困惑 / 90

郭沫若的家庭遭遇 / 94

- 梁漱溟进言 / 97
- 丁玲的变化 / 100
- 罗应荣的悲剧 / 103
- 林语堂亦曾“打狗” / 106
- 辜鸿铭为何好骂袁世凯 / 109
- 胡适与汉字横排论争 / 113
- 蔡元培创办国立劳动大学 / 116
- 周建人谏节制生育 / 119
- 周扬反思求变的中断 / 122
- 马寅初三问孔宋豪门 / 125

辑 叁

- “清华之龙”钱钟书 / 130
- 梁实秋与鲁迅 / 134
- 司徒雷登曾为冰心主婚 / 137
- 张恨水一次终身难忘的会见 / 141
- 钱玄同与鲁迅分手的前后 / 145
- 王震与丁玲 / 149
- 郭沫若与陈寅恪 / 153
- 鲁迅欣赏巴金的认真 / 157
- 《雷雨》的首演在日本 / 160

郭沫若为沈从文写序 / 163

陆小曼与《徐志摩全集》 / 166

蒋梦麟与西南联大 / 170

陈垣慧眼识启功 / 174

茅盾这样为《地泉》写序 / 177

浩然出面保护杨沫 / 180

北大“通讯导师”王国维 / 183

萧红当年自费出版《生死场》 / 186

闻一多与吴晗 / 189

杨绛的人格魅力 / 192

陈独秀酷评沈尹默 / 195

后 记 / 198

辑壹



GUOQI DE NAXIE JIAOSHOU

日常生活中的鲁迅

关于鲁迅先生的书，我过去也读过一些。记忆中，作者大都是从思想家、文学家、革命家的角度来写鲁迅的，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作为很有智慧、颇能用笔打仗的战士形象的一面。上个月朋友送来一本《鲁迅与许广平》，这是由倪墨炎、陈九英两人合著的小册子，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。作者以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为主线，对鲁迅先生的饮食起居、穿着习惯、恋爱婚姻、业余嗜好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。读来让我最为感兴趣的是，它使我们看到了过去难以看到的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另一面。

虽是生在一个饮食文化大国，但鲁迅对饮食并非特别的讲究，没有“一饱口福”的欲求。从他的日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别人请他大宴小宴的记载，但这大都是出于一种应酬，至于吃什么菜，或者说吃什么地方的菜，他都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。在家吃饭，据说原先并不爱吃蔬菜，也不爱吃鱼，后经许广平的“改造”，也都成了餐桌上的常见菜。他虽出生于绍兴，对家乡有名的霉干菜却并不喜欢，只是吃些霉豆腐、霉干张之类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有爱吃零食的习惯，还好喝点酒，有时还会在外喝醉后久久不归，甚至也有“闹酒”的时候。1925年端午节，鲁迅请许广平、许羨苏、俞芬、俞芳、王顺亲几位女生吃饭，就被

灌得酩酊大醉。酒后不仅用力按下许广平的头，还打了俞芬、俞芳两人的颧骨。许羨苏以为不该把先生灌醉，酒精中毒就麻烦了，愤然提前离席。特别是，他嗜烟如命，往往是一根接一根地抽，就是在重病期间，也不肯放弃。他在给许钦文的一封信中就这么说过：“医生要我禁喝酒，那倒没什么……禁吸烟，则苦极矣，我觉得如此，倒还不如生病。”

鲁迅曾在日本留学多年，又长期工作在大都市，但他的穿着却是相当的随意，绝非一身西装革履的东洋打扮。他以为，穿质地较好的衣服颇感拘束，倒不如穿棉布衣服好。与鲁迅有过较多接触的萧红就曾这样介绍过他的穿着情况：“他不戴手套，不围围巾，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，头上戴着灰色毡帽，脚穿帆布胶皮底鞋。”作为一名著名作家，如此一身装束，确实有些让人感到难以相信。1926年，鲁迅被聘到厦门大学做教授，第一次领薪水时，鲁迅持一张400元工资的支票到银行去取现，银行职员见他身穿灰色棉布袍子，头发又长又乱，顿生疑窦，对鲁迅先生连问了三声：“这支票是你的吗？”把他弄得好尴尬。1927年9月，他与许广平途经香港前往上海，恰遇海关人员上船例行检查。检查人员看到他穿着褴褛、脸膛瘦黑，便把他当作鸦片贩子严查。所带行李被翻了个底朝天，就连随身携带的药品盒子、饼干瓶子也都被一一开封过检。最后，不得不给了检查人员20元打点，才被放行过关。

与饮食、穿着不同的是，鲁迅对住房却有着自己的讲究，要求宽敞。他认为，宁愿其他地方节省一些，但房子一定要住得舒适。在北京时，他先是与周作人一起住在八道湾11号，属三进院落，自然宽敞。1923年，兄弟失和，他便从八道湾搬出，居住在砖塔胡同，然不满一年，就花800银元买下了西三条一座占地400平方米的四合院。接着，他亲自设计，通过借款，以1000银元对这座院子进行了改建装修，于1924年5月搬入。院内有南房三间，北房三间，东西厢房各两间，应该说是够宽敞的了。也正因为条件的许可，他的同乡许羨苏、俞芬在北京读书时，来他家玩也就常常住在这座院子的南房，许广平因女师大风潮也

在院子的南房避过难。1927年，鲁迅从广州迁居上海后，先是住进了景云里23号，两年多后搬到了拉摩斯公寓，接着不到三年又搬到了大陆新村9号。这些住房，除拉摩斯公寓是三室一厅的套房外，其余两处都是三层楼房，不仅面积比较宽敞，而且配套设施也相当不错。在上海最后两年，萧红、萧军经常到他家来，几乎成了一家人，大家一起包北方饺子、韭菜合子，打合叶饼，鲁迅吃得津津有味。住房条件的宽敞自然为其提供了方便。

鲁迅的业余生活并不丰富，没有过多的闲情逸致。别看他在小说里能把赌博写得尤为逼真，形象得很，但自己从不玩牌。他生性不喜欢游山玩水，很少外出旅游度假。1928年7月，他应许钦文、章川岛的邀请，陪许广平在杭州勉强游玩了四天，据说，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长时间旅游了。他不游公园，住在上海十多年时间，不仅兆丰公园没去过，而且就是离家很近的虹口公园也没去过。每逢春天，朋友、家人邀他去公园走走，他总是这样说：“选一个天气晴好的假日，趁海婴放假，大家一起坐上小汽车，一直开到兆丰公园去看看。”但这始终没有实现，总是托词说自己对公园里的情况很清楚，没必要。在他的业余生活中，最大的习惯可能要算是谈天。他不仅与朋友谈天，而且几乎每天要与家人谈天。在北京的时候，经过一天的劳累，晚饭之后，他与家人便到母亲房间里坐上几十分钟，大家不拘内容、七嘴八舌地谈天，什么当天的新闻、读书的体会、学校的风波等，无所不谈。这对母亲是一种慰藉，对自己也算是一种业余休闲方式。谈天结束，他便一人进书房埋头苦干去了。

人要生活自然就得要钱。鲁迅也一样，对钱看得并不轻，从不故作清高。他在日记中仔仔细细地记载着每一笔收入与支出，把钱管理得滴水不漏。他的收入主要来源是工资、稿酬和讲课费。除工资外，其余两项都很不固定，所以，他很看重自己的工资收入。在教育部任职时，他每月可领取固定收入300银元，按当时的生活水准来计算，这显然不是个低水平。因此，女师风潮中，他为被免职与章士钊打官司，钱无疑

也是一个原因。后来，蔡元培主持教育部的工作，考虑到他写作为生的艰难，聘他为特约撰述人，每月给予特殊补贴300银元，这实际上是一笔“干薪”。对这笔国民党的“干薪”，他并未拒绝。在他看来，这钱是该收的，而对国民党该骂时还得骂。他曾欲与自己的学生李小峰打官司，说到底也是为了钱。为支持学生李小峰创办的北新书局，他曾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交给李小峰印发出售，但这个学生不讲诚信，不仅拖欠他版税，而且还在印数上进行隐瞒，弄得鲁迅很是不爽。于是，他决定与其打官司。李小峰感到事态严重，连忙请律师调解，迅速清偿了所有拖欠的版税，并承诺以后按月支付。

正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，让我从朋友手里接过《鲁迅与许广平》一口气把它读完。鲁迅就曾经这样说过：“譬如勇士，也战斗，也休息，也饮食，自然也性交。”人们在读有关伟人的书的时候，固然想从中了解他们作为伟人的一面，同时也想看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另一面。事实上，他们也并非只是作为工作者、战斗者、革命者而存在，同时也在做家人、做父母、做朋友、做同事，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情感、兴趣、性格，甚至是缺点。《鲁迅与许广平》一书正好满足了读者的这个需求。事实证明，它不但丝毫没有损害鲁迅的伟大与光辉，反而让我们读来更加可信，更加可亲，饶有兴味。我想，这也正是朋友要挑选这本书送给我的缘故吧。

2013年9月

老舍的嗜好

我们大概都看过《骆驼祥子》，由此知道老舍是个尤其擅长写下层市民生活的著名作家。作为作家，写小说、编剧本、做诗文无疑是他的本行，但人不可能只搞工作，而没有一点工作之外的嗜好。看过老舍的几部小说后，我一直在想，他肯定会有不少属于他自己的业余爱好，甚至是情有独钟的嗜好。最近读了徐德明先生关于老舍的传记，印证了我的想法。他不仅养花、唱戏、赏画、玩古样样都精，而且有着抽烟、喝酒、打牌的嗜好，还真要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爱好最为广泛的作家之一。

1899年，老舍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旗人家庭。次年，父亲身为护军阵亡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炮火中。他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，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。直到九岁，才得人资助进入私塾学习。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他学会了抽烟、喝酒。这两大嗜好，他不仅终身没丢，而且还对此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。他说：“因喝酒，让我交下了许多朋友，这是酒的最可爱之处……人或许在喝了酒之后，才会把专为敷衍人用的生活八股抛开，而敢露点锋芒和谬论，这就减少了脸上的俗气，看上去红扑扑的，人才有点样子。”对于抽烟，他更是认为：“没有烟，我写文章不出来。20多年的习惯如此。”因此，他与朋友喝酒特别直率，常

有喝醉的时候。曾因宴请朝鲜朋友，酒兴大发，喝得不省人事，还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批评。至于抽烟，更是与他的写作相辅相成，常常笔在手，烟在口。写得顺畅时如此，不顺畅时更是如此。往往“写500字比写3000字时要多吸七八支香烟”，以烟促灵感。

老舍的母亲是生于北京的旗人。皇城下的人缺少与自然打交道的机会，但农家出身的她偏爱充满生机的绿色，喜欢弄些花花草草点缀生活。老舍爱上栽花种草，大概应是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，加上哥哥又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因而成为终其一生的嗜好。老舍认为，养花“有喜有忧，有笑有泪，有花有实，有香有色，既须劳动，又长见识”，其乐无穷。因此，每到夏天，他家便是满院的花草，姹紫嫣红，花香四溢。就是到了萧瑟的秋天，也还有上百个品种的菊花迎霜开放，多姿多彩，好不迷人。特别是，他把这些花花草草都当做心爱的朋友，从而进入自己的情感世界，常常为它们喜，替它们忧。在《养花》一文中，老舍就曾这么说过：“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，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难过的事。我不愿时时落泪……因此，我只养些好种易活、自己会奋斗的花草。”他曾就因邻居的围墙倒塌，100多株菊花秧苗被压坏，伤心得多日没有笑脸，茶饭不思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不喜欢孤芳自赏，只要花儿长得好，便要邀请朋友前来共赏，常常在家主办花展似的，“以花会友”。大家观花赏草，对酒当歌，往往都有人醉于花丛之中。

作为作家，老舍既写小说，也写剧本。老舍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话剧创作，最有影响的作品要算《茶馆》。对此老舍一出手就能熟门熟路，这大概与他年轻时养成的看戏、听戏、唱戏的嗜好不无关系。老舍学戏，应是源于旗人出身的缘故。清朝的皇帝大都喜欢听戏、看戏，戏曲风靡京城，旗人更是顺理成章地上行下效，不但热衷听戏、看戏，而且跟着唱戏、写戏。据老舍回忆说：“连我也有几家亲友不但好唱，而且还能自己编制词曲。”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年轻时，他天天看戏成了瘾，不时也跟着亲友们学上几句，赶上酒酣耳热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唱上一段。后来，他与梅兰芳、马连良等戏剧大师成为朋友，耳熟

能详他们的演唱，更是深受其影响。到50岁之后，他的演唱达到与各大名家同台表演不惧的程度，文武昆乱不挡，尤擅老旦，形成龚云甫的腔儿。1953年，他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，看到几位炊事员在拉胡琴，同去的几位戏剧名家提议来个就地慰问演出。马连良开场唱了《马鞍山》和《三娘教子》，周信芳接着唱了一段《追韩信》，再是梅兰芳唱了一段《玉堂春》，都是他们的拿手戏。这时老舍也不示弱，来了一段《钓金龟》，唱得字正腔圆，感情深厚，获得满场喝彩。

老舍的妻子胡絮青是位有名的国画家，花鸟画得尤为出色。老舍好像没有学过画画，但他特别喜欢赏画，而且爱好书法。书画同根同源，因此他对国画的鉴赏有着相当高的水准。他和妻子胡絮青在家常常是奇画共赏，品评画艺。他认为：“看见一张好的国画，不仅为自己的眼福而狂

喜，而且感到一种民族的骄傲。”他家的客厅常常成为国画展厅，挂满了精品名作，行家来了，就等同在这里举行艺术讨论会似的。据说被他藏画的名家，北有徐悲鸿、齐白石、溥雪斋、陈半丁、李可染、叶浅予、于非闇，南有傅抱石、黄宾虹、林风眠、丰子恺、关山月、关良。关于作品来源，既有作者赠予的，也有按规矩酬润取得的。尤为有趣的是，他不仅喜欢赏画，而且还很会“玩”画。据说，老舍共有100把热季所用的折扇，每把上面的字画都不同，



老舍与马连良